

## 第五回 蘇映雪夢訂良緣 劉奎璧詭托美意

卻說蘇映雪向孟小姐說出劉奎璧不恨自己無能，反發怒而去，真是可笑。孟小姐聞言，癡呆不語。蘇映雪疑問曰：「皇甫公子貌勝劉公子數倍，小姐何故不樂？」孟小姐答曰：「既憑天主婚，何嫌美醜。姊姊不知，劉捷乃公侯之家，文仗椒房之貴，劉奎璧既已變面，必生起風波。這段姻緣，必定迎遭。」蘇映雪曰：「老爺亦恐劉奎璧生起風波，已約皇甫家趕早行聘，自然無事。」孟小姐曰：「總是奴家薄命，此段姻緣，未知要於何年方成。姊姊你久後方知奴家看破機關。」蘇映雪心中不信。至初更後，蘇映雪母女同回房中。

按蘇映雪母女說起比箭之事，蘇映雪曰：「皇甫公子福澤貴相；後必大貴。劉奎璧不守本份，敢與比箭，莫道求婚於小姐，就是女兒亦不願嫁他。」蘇大娘歎曰：「若說起爾的姻緣，令我傷感。我只生爾一身，務要擇佳婿方配，但我是個乳娘，縱使爾薄有才貌，哪有好人來結姻緣？若使劉奎璧肯要，亦是我們的造化。」蘇映雪自料隨孟小姐嫁出，乃答曰：「女兒寧可終身不嫁，斷不願嫁劉奎璧誤了終身。」蘇大娘微笑不答，母女各上牀安寢。

誰知蘇映雪與皇甫少華鳳有姻緣，自上牀後，翻來復去，不能成眠，專念皇甫少華才貌雙全，直至二更後不能臥，自思皇甫少華與我並無干涉，因何只管空想，莫非鳳世姻緣，亦未可定。正在沉思，朦朧睡去，夢見身游花園散步，忽見皇甫少華突然作揖曰：「娘子在上，小生有禮了。」蘇映雪無處迴避，只得含羞回了萬福，問曰：「爵主何由到此？」皇甫少華曰：「小生偶從花園經過，見園門失閉，故此突進。早間見娘子在樓觀射，具此花容，心中歡喜，未知與孟小姐何親？願聞其詳，小生有話相商。」蘇映雪細說姓名來歷，皇甫少華笑曰：「既娘子姻緣未定，若蒙不棄，待孟小姐親成，小生願求娘子為次室，日後與孟氏不分偏正，姊妹相待，若何？」蘇映雪聞言，正中心懷，即答曰：「爵主此言差矣。家無大小，綱紀不振，奴家為偏房，已過望矣，何必疑心？」皇甫少華大喜曰：「既蒙娘子許婚，請對月立誓，方不相負。」說罷，即上前來攜蘇映雪之手。蘇映雪懷羞，推脫了手曰：「君可先立誓，妾隨後立誓未遲。」皇甫少華向月跪下曰：「信男皇甫少華，多蒙蘇氏娘子許配終身，日後我若有負心，死於刀劍之下。」誓畢，向蘇映雪曰：「娘子請立誓。」蘇映雪向月跪下拜曰：「信女蘇映雪，幸遇皇甫公子，面訂為其偏房，恐異日負心背盟，必定夭折。」皇甫少華扶起曰：「但願瘦子不負初心，何必立此重誓？且喜此間無人。就往閣中成其好事。」言訖，即把左手勾住蘇映雪香後，右手來扯住，同往前邊閣中。蘇映雪正色拒曰：「妾非淫蕩之女，因愛公子才貌，故許終身。若赴陽臺巫山，須待洞房花燭。」皇甫少華哀求曰：「若是明媒行聘，當須洞誇花燭。我與娘子乃是私約，既少媒灼，又無行聘，若不成就，倘異日娘子變卦，豈不有負癡心。」蘇映雪聞言，亦有些憐憫，值終身名節，又難作情。正在難分難解之際，忽然孟士元從內奔出核道：「做的好事，我來了。」皇甫少華慌忙放手，逕往園外逃走而去。蘇映雪急要逃走，只走得數步，不意失足跌倒驚醒，睜眼一看，乃是南柯一夢，壁上燈火尚明。遂披衣起來，自思此夢甚奇，莫非我與皇甫公子有夙緣嗎？因何又被孟老爺攪散？這風流陣看來又似無緣。想來想去，轉生一念曰：「凡事總有天定，既夢與皇甫少華立誓訂定姻緣，今生只守皇甫少華便是，斷不改適他人。若不能成就，只願終身不嫁，方稱烈女。」從此以後，立心守住皇甫公子，不表。

且說劉奎璧回家向伊母曰：「孩兒若不能奪孟氏為妻，情願終身不娶。」原來顧太郡為人卻頗賢德，只道兒子是一時恨話，笑曰：「難道孟氏才貌蓋世，別家就無有才女？何說此恨話。」顧宏業安慰曰：「外甥不須心急，我聞得皇甫敬一女名長華，乃一胎雙生的姊弟，不但有貌，而且有才，家事盡是此女掌持，賢淑無比。再過數天，待我往求皇甫敬與爾為。」劉奎璧詐允，一心只想：必與皇甫少華加倍親切，使其不知防備，絕其性命，孟氏方廿改嫁，那時求親必成。但今與皇甫少華不睦，怎好仰面去謁？又轉一念曰：「謀大事不種小節，今後當忍氣親近，日後奪了良緣，方顯我的利害。」主意已定，並不說起，從此以後，日日來邀皇甫少華往校場馳射比箭。皇甫少華亦借此與他和好，竟坦然不疑。

且說皇甫元帥令日師擇定三月初八日行聘，秦布政知會，孟士元父子大喜。到了初八日，元帥各事從厚，備聘金禮物，兩家張燈結綵，合府官員俱來慶賀。早飯後，媒人秦布政到府，押了聘禮，音樂喧天，花炮動地，送出城來，滿城俱皆稱羨。吹打直到孟府，孟士元父子迎接，禮物排滿堂上，盡是綢緞珍珠；請秦布政花廳飲酒，送出三百兩媒禮。按皇甫敬、孟士元兩家俱承祖業富裕，又是珍愛之女，回聘更加豐盛。秦布政押回帥府，備酒請媒人並眾官，送出聘金，至晚方散。

且說孟士元夫妻見各禮物豐厚，大喜，令女婢把金珠寶環首飾緞匹送上樓與女兒收藏。女婢送到幽芳閣，交付榮蘭，送上樓去。原來榮蘭年方十三歲，顏容美麗，卻亦裹得一雙小腳，諸事聰敏，孟小姐最是愛借。當下恰巧蘇映雪在房與小姐談論古今名士，榮蘭真曰：「此各物件，乃皇甫家聘禮，老爺夫人特付於小姐收藏。」蘇映雪見珠寶交輝，笑曰：「小姐真好受用。」孟小姐聞言，鎖眉歎曰：「未知此婚是今生是來生方能成就，姊姊久後方知妹妹有先見之明。」蘇映雪曰：「今既行聘，諒亦難變更，小姐不必過慮。」孟小姐曰：「公侯家做事強橫，變幻多端，只好聽天而已。」遂把各物收拾不表。

且說秦布政回歸帥府，元帥請大媒並百官暢飲，至晚散席，送出媒禮三百兩。秦承恩好不暢快，得了六百兩媒禮。皇甫敬夫妻各自定心，婚姻再無更變了。

到了第三早，只見女婢執帖報曰：「門官來報，有顧宏業拜訪，口稱有要事面會。」元帥接帖看過，自思顧宏業何事面會，忙穿上公服，來到後堂，吩咐開中門請進。顧宏業大轎直至後堂庭中下轎，元帥降階迎接曰：「本帥不知老先生光降，有失遠迎，乞恕不恭之罪。」顧宏業曰：「輕造帥府，已為不恭，復蒙迎接，負罪良多。兩人相遜上堂，分賓主坐下。茶罷，皇甫敬問曰：「不知老大人下降，有何臺諭？」顧宏業曰：「無事不敢輕造帥府，只因舍甥劉奎璧前與令郎在孟府比箭求親，不料一箭失手，為此姻緣未就。今聞令媛小姐才貌雙全，一時不付，欲求令媛與舍甥結為秦晉之好。若論舍甥，雖不及令郎才貌，亦算中等人物。伏望老元帥俯賜金請，感激無涯。」皇甫敬尋思，劉奎璧雖有才貌，性貪青樓女色，且舉動不端方，怎好許親？即曰：「多蒙老大人盛情，云及令甥良緣，實為美妙，奈小女福薄，自幼已配，但望老大人恕罪。」顧宏業曰：「未知令媛許於何家，願聞姓名。」皇甫敬曰：「所許之家乃敝故鄉富戶，並無出仕，雖說姓名，老先生辦不相識，實非推辭，幸勿見怪。」顧宏業知是推托，便不再言，說些閒話，辭別皇甫敬，上轎而去。皇甫敬退入後衙，自思女兒天賈之相，豈可輕許？遂不在意。

且說顧宏業回至劉府，劉奎璧接入後衙，顧太郡一同坐下。太郡問曰：「勞煩大兄辛苦求親，未知允否？」顧宏業怒氣衝衝曰：「可恨皇甫敬這匹夫，托故推辭，詐言許婚。」便將對答言語說明，道：「我問他許親何人，卻說不出姓名，真可恨。」劉奎璧冷笑曰：「母舅不須著惱，試看愚甥自有本領奪這孟氏為妻。」顧太郡聞言笑曰：「我兒專說癡話，難道世上除了孟氏，就無才貌佳人麼？何苦與他爭奪。待為娘覓尋良緣匹配。」劉奎璧恐母親抵阻，不再多言，說些閑話，顧宏業回家。劉奎璧回到書房沉思，孟士元乃士禮之家，伊女既受人聘，焉肯改嫁？我必須與皇甫少華日加親熱，使其無疑，然後設計害死皇甫少華，那時孟氏自當改嫁。我即與父親求皇后姊姊奏請朝廷，降旨賜婚，或求在朝幾位權貴，以勢力壓他。況我才貌與皇甫少華不相上下，不伯孟士元不從，方顯得勳爵的國舅利害。主意定了，次早令家將帶了弓箭刀劍，上馬進城，到帥府來邀皇甫少華往校場比箭。家將報入後堂，少華王與父母聚談家務，只見家將執帖稟曰：「劉國舅帶了弓箭刀劍，特著公子同往西曹去比箭。」皇甫少華見了名貼，大喜，對父母曰：「劉奎璧前日孟府一箭失手，孩兒甚過意不去，正要與他修好；今他前來，正好同他比武，以修前好，未知雙親意下如何？」元帥喜曰：「此乃吾兒豁達大度，有何不從，可即同往。」少華即上馬，著家將帶弓箭，一同起身，同劉奎璧到校場。劉奎璧有心謀害，假意小心，和顏悅色，甜言密語。皇甫少華乃是忠義君子，信為好意，比箭練武，直至日午方散。又同到酒樓，相約來早往郊外遊獵，又送回府，方辭別回家。次早，又到帥府，請少華出北門外遊獵，到日頭斜西方回，從此日日不是西曹比箭，就是北郊遊獵，少華亦是同往。

皇甫小姐懷疑，一日間，母姊弟又同在後堂閒談，家人報說相邀西曹比箭，少華即欲起身，長華阻擋曰：「劉公子性好青樓，已是不端之徒；前日孟府比箭，立即變面，正是無量之輩，後又使他母舅前來議親，爹爹推辭，他必更恨。今一連六日，邀同吾弟練武，恐有奸詐，此等人吾弟不宜親近，只好口頭相交，方保無事。」皇甫少華曰：「他與我本相交之好友，因前失脫孟氏姻緣，一時不悅，今事過氣息，故來修好，弟怎好以疑心相待？姊姊不必多疑。」皇甫敬曰：「諒必事後追悔，故來修好；別無他意。孩兒可即同往，不必懷疑。」少華稱是，即便同游。從此益無疑心，愈加親熱。

且說劉奎璧同皇甫少華往來親熱，早至初夏四月十五日，已想了一計。早飯後，即寫一封書，拜請皇甫少華來日同游昆明池，游船飲酒，同賞江景，幸勿爽約。家將帶書上馬進城，直到帥府前下馬，將馬縛在轅門外，自己來見把門家人，把書交付。把門人進內來見皇甫少華，呈上書信。少華接書看過，將書帶入後衙，來見父母。

未知劉奎璧如何謀害，且看下回分解。